



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

〔美〕拉塞尔·F·韦格利 著
彭光谦 张孝林 赵汉生 译

解放军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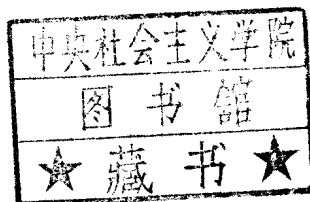
E 7120

62532

〔美〕拉塞尔·F·韦格利 著



200163642



解放军出版社

彭光谦 张孝林 赵汉生 译

美

国

军

事

战

略

与

政

策

史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1973

根据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73年版译出

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

[美]拉塞尔·F·韦格利 著

彭光谦 张孝林 赵汉生 译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17 $\frac{7}{8}$ 印张·400,000字

1986年1月第一版 1986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85·35 定价: 3.00元

DH21/12
译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拉塞尔·F·韦格利教授是研究美国军事历史的知名学者，专长美国军事史、内战史、二战史和费城历史，著有《美国的战争方式：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美国陆军史》、《美国陆军建立的经过：从华盛顿到马歇尔的军事思想》等军事历史著作。他主编的《费城三百年史》于1983年出版。近著《艾森豪威尔的助手们》获非小说作品最佳奖。

《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是达特默思学院路易斯·莫顿教授七十年代主编的美国战争丛书之一。本书系统地论述了美国独立战争至越南战争近二百年间美国军事战略和军事政策演变的历史，分析了历次军事战略和政策的得失。虽然作者的历史观和战争观与我们是不同的，在具体问题如朝鲜战争等的阐述上也不乏偏见和错误之处，但作者在本书中作了大量的分析和综合工作，较为清晰地展示了美国军事战略史的发展脉络，对于我们开拓视野，掌握动向，借鉴外军有一定参考价值。为此，我们根据一九七三年纽约版原文译出，对个别地方做了删节，有些地方为了保持原书论述的完整性，我们只做了技术性处理，请读者阅读时加以鉴别。

在本书译校过程中，得到许多前辈的指教、关怀与帮助，齐飞同志协助绘制了地图，另外李志洁、唐祖芳同志做了不少具体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谬误之处，恳请识者指正。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目 录

导 言	3
第一部分：以有限资源进行战争(1775—1815)	11
一、消耗战略：乔治·华盛顿	11
二、游击战战略：纳撒内尔·格林	28
三、联邦党人与杰斐逊派	52
第二部分：作为军事强国的新兴美国(1815—1890)	72
四、温菲尔德·司各特时代	72
五、美国战略研究的创立：丹尼斯·哈特·马汉与亨利·韦杰·哈勒克	95
六、拿破仑式战略：R·E·李和南部邦联	113
七、歼灭战略：U·S·格兰特与联邦	155
八、一个民族的灭绝：印第安战士	187
第三部分：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1890—1941)	200
九、海上力量战略与帝国：斯蒂芬·卢斯和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200
十、1914—1918年大战与美国战略	231
十一、空中力量战略：比利·米切尔	272
十二、太平洋战争战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的海军战略家	295
第四部分：走向全球性胜利的美国战略 (1941—1945)	326

十三、艾·塞·马汉的战略传统：太平洋战争战略家……	326
十四、U·S·格兰特的战略传统：欧战战略家 ……	378
第五部分：纷乱之中的美国战略(1945—) ……	435
十五、原子革命 ……	435
十六、重返旧战略：朝鲜战争中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与 乔治·C·马歇尔 ……	456
十七、威慑战略和行动战略：战略知识分子 ……	475
十八、行动战略的尝试：越南战争 ……	525

在一个学时以内，与你们这群成熟的受过教育的军官讨论战略的总课题诚非易事。这并不是说关于这个课题没有什么著作，实际上从现有著作中我完全可以汇编一部讲义。这类著作简直汗牛充栋。几十年来连篇累牍地出版的这类著作无不自称为论述“现代战争”的专著。抛开这些，在另一方面，透过暗淡朦胧的光芒，高视阔步地走过克劳塞维茨、冯·德·戈尔兹和伯恩哈迪，拿破仑、约米尼、福煦和卡斯特克斯，哈姆利、伯德、莫里斯、富勒、哈特和科贝特，比奇洛、瓦格纳、马汉、雷诺、迈耶斯和鲁宾逊。我谨向他们致敬！对于他们的勤勉精神，高深的学问以及遗赠给我们的巨大的知识宝库表示敬意。我宣誓忠于他们所揭示的一切伟大真理。然而，这里他们都是把战略作为一门科学来探讨的（事实上也是如此），而早期的人们则因其战线、基地及其位移而把战略作为平面几何的一个问题来对待。避免战斗的战略是最佳战略，这一学派的一位作家甚至说“假若我们发现自己不得不进行一场战斗时，我们事先就已经犯下了错误。”后来以克劳塞维茨为首，以腓特烈大帝及拿破仑的战役为根据的一群著作家把战略作为若干原则来探讨，而且像那些用一个蝴蝶网和一只放大镜武装起来的老朽博物馆的馆长一样，他们简单干脆地把指挥员的每个行动都归为遵循某一原则的一类或违背某一原则的一类。在座的诸位先生即将结束正规系统的军事教育，

你们已经学习这门科学多年了，现在我相信你们会和我一样渴望有人和我们一起去把战略作为一门艺术来讨论。（因为它的确是一门艺术）。我把这一点推荐给你们，作为将来有一天著书立说的题目，或者更进一步，作为将来有一天指挥战役的主题。因为，我们是把战略作为一门科学来学习的，这门学科的应用就是一门艺术。

每一个就战略问题从事写作的人发现他必须就他所理解的战略一词的涵义作出定义。因此，有多少位作者就有多少个定义。例如卡斯特克斯海军上将就引用了十九个不同的定义，然后确定了他自己的一个定义。

——内德·里可夫上校1939年在陆军军事学院的演说^①

① 内德·里可夫曾任陆军军事学院副院长，上述讲话引自他1939年4月11日在该校就战略问题所作的讲演。

导 言

就象内德·里可夫上校说的，我们应当从定义开始。“战略”一词在含义上往往失之于精确。克劳塞维茨给战术下的定义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给战略下的定义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①关于战略的这条定义既太专于军事，其焦点也过偏于战斗和战争。论及二十世纪后期的情况，这条定义就很不够了。据1966年阿拉斯泰尔·巴肯论述现代战略概念所说的：“……战略的真正含义不只是涉及战争和战斗，而且涉及武力的运用或维持，以便最有效地促成政治目的的实现。”^②《美国三军通用术语词典》是这样区分“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它说：

国家战略系指在和平时期和战时，发展和运用一国之政治、经济以及心理的力量，加之武装力量，保卫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军事战略系指使用一国之武装力量，以武力或武力相威胁以保障国家政策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然而，回顾美国的军事战略史，我们发现克劳塞维茨的定义阐述得比美国人就战略所下的任何简明定义要好。美国人在论及战略时，是就其最广泛的含义——从建国之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至朝鲜战争——而言的。当然，应该指出，20世纪以前，克劳塞维茨在美国几乎不为人所知。由于上述原因，美国

① 引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② 引自巴肯《现代社会的战争》导言

人,尤其是美国军人,常常持一种比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定义还要狭隘的定义。这种陈腐不堪、因循守旧的定义称战略为“以有利的形势把军队投入战场的艺术。”这种战略观点跟克劳塞维茨的迥然不同,它根本不考虑正在进行的战斗和战争的目的。这就把战略和战术混为一谈,只不过一个是战前用兵,一个是战中用兵而已。而这又帮助传播了那种已经广为流传的模糊观念,即战略是不值得军人进行职业研究的无足轻重的问题,因为与战术^①相比,它所包含的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要少得多。

比较狭隘的战略定义还意味着不仅该词的适用性几乎完全局限于纯军事问题,而且军事战略家们几乎根本不注意他们所要从事的那些事情的非军事后果。美国陆军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在记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那几年,他作为一个战略家所受的教育时写道:

“在利文沃思,我曾在高等军事科学方面深造过。但是作为一个战略家(就其广义而言),我所受到的真正教育,却是1936至1938年,我在德国军事学院学习的那两年开始的。这是我受到的在职业方面获益非浅的委派,无疑也是我于1941年初被分配到华盛顿陆军参谋部作战计划处的首要原因。

……多亏在德国的进修,使我获得了一个学习广义战略概念的好机会。这一战略概念包含政治、经济以及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采取的心理手段,它取代了我在利文沃思所学的纯军事科学的较为狭隘的概念。”

1941至1945年,美国政府为了直接寻求军事胜利,而把潜在的战后利益方面的考虑置于军事战略的直接需要之下。这一

① 战术或称作战行动,系指一种由德国人和俄国人率先使用的,以适应计划、组织和指导特别战役的军事术语。其含义介乎战斗的战术范畴和军事决策最高级别的战略范畴之间。

思想是持陈腐观点的人所熟知的。战时以最直接的可能手段，强调军事战略要以导致军事胜利为目标，原是未可厚非的，不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运用这一陈腐观点时往往躲躲闪闪，易遭责难。但是，这也是事实，除了在战时，美国公开使用过武力并直接寻求所期望的或可能的彻底军事胜利以外，在1941至1945年间，以及截止那时为止的整个美国历史中，美国平时没有为实现政治目的而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国家战略。仅有的那种使用军队的美国战略倾向于最直接类型的军事战略，且只适用于战争之中。由于美国没有充分地持续地卷入国际政治或者没有以充分的始终如一的目的卷入国际政治，因此，未能发展一个首尾如一的，以武装力量和外交手腕相配合的，坚定不移地寻求政治目标的国家战略。这种局面导致一个并非不良的后果，即在美国政府中，和军人相比，文职官员的作用占优势；当军人们在狭隘的军事内涵上看待战略时，干预国家政策制定的诱惑力，对他们来说就相应小了。

冷战期间，尤其是在朝鲜战争以后，美国被卷入与国际共产主义持久对抗的这一信念使美国偏离了它的历史常态，并尝试建立国家战略以运用美国的力量保卫和增进国家的政治价值和利益。这种新的国家战略不只是一项军事战略，而是利用国家总体资源保卫和促进国家利益的一个包罗万象的计划，它包括军事战略和克劳塞维茨的用兵方法以及其它方法。制定国家战略并根据这个战略行事的决定引起人们对战略问题包括其军事方面的关注，一时间百家争鸣，议论纷纷，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尽管曾经对战略产生过新的影响，并对广义的国家战略有过新的利害关系的美国 and 苏联共产主义之间的两极对抗已让位于更加复杂的大国关系，但是由于动荡不安的世界政治危机，脆弱的核力量平衡以及“民族解

放战争”方兴未艾，致使战略思想和战略著述就象兴旺的美国工业那样颇有生机，十分吃香。

在原有军事定义基础上扩展了的美国战略的概念，以及业已形成的庞大而活跃的战略理论界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国军事战略及政策史的分水岭。朝鲜战争以前，除了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是个引人注目的例外，美国战略著作家寥寥无几，其战略著述也卷帙有限。军事政策是以两大要素为基础的，其一是一个国家武装力量的结构，其二是他们所运用的战略。1950年以前有关美国军事政策的著作，仍然是除了海军上将马汉的著作以外，几乎全都涉及第一点，即美国武装力量的结构，而忽视了第二点。

贯穿绝大部分美国军事政策史的重大结构问题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军事组织的恰当构成，为确定美国军队中职业军人和非职业军人的适当比例曾进行过长期的持续的辩论。埃默里·厄普顿上校及荣誉少将写过一本很有影响的书，题为《美国军事政策》，在他看来，仿佛美国军事政策的唯一问题就是结构问题，在厄普顿的著作中，没有更深地涉及战略问题。

在我的早期著作中，我曾经论述过美国军事政策史的结构方面。现在我转而研究美国战略思想史，确切地说，是研究美国战略史，因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与战略思想在战争中的应用相比，美国战略的演变在战略著作中较少得到反映。这部战略史不能不是一部通过对行动的分析来表述的思想史。或许象大多数仅仅只超越昨天的历史书一样，这本历史著作是以这样一个假设为基础的，即我们今天所确信和所从事的事情至少既受相对久远的过去形成的思维习惯的支配，也受我们昨天所确信和所从事的那些事情支配。相对久远的过去往往更易于束缚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因为与新近的去相比，我们对相对

久远的过去了解较差，或者至少回忆起来不那么清晰，而且它在我们思想上已经刻下了较深的习惯的沟纹。

整个早期美国战略主要是指为实现战争目的而使用战斗，它所寻求的首要目的是单纯的军事胜利。对美国战略家们来说，对军事胜利的追求足以使人陷入窘困。什么叫胜利？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战争，另一种是仅仅以占领敌国边境的一些地区为目的的战争。在美国的早期战争中，往往由于国力太弱，难以进行超出第二种有限胜利型的战争。美国独立战争不能简单地归入克劳塞维茨所说的任何一种类型，但是比较而言，归入第二类更适宜一些。从大英帝国手中夺取领地是一种艰难的尝试，尽管这片辽阔的地区为美国革命者们所居住，他们也未能彻底打垮敌人，这个任务是美国当时远远力所不及的。说到这，用当代欧洲战争标准衡量，美国人那时的目标是蔚为壮观、雄心勃勃的。在寻求从北美完全肃清英国势力，即使不是从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整个北美，至少是从整个北美大陆最富庶的地区肃清英国势力的斗争中，美国革命的先辈预先领略了后来的美国战争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美国军事力量的壮大，美国人与日俱增地进行克劳塞维茨所说的第一种类型的战争，以打垮敌人。早先印第安战役助长了这种概念，即战争目的完全是敌人作为一种军事力量的灭亡。美国内战趋于确立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进入二十世纪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这一期间的战争思想，它同样认为彻底打垮敌人，消灭其军事力量就是战争的目的。

正如克劳塞维茨指出的，即便是第二种类型的战争也有向第一种类型的战争演变的可能。克劳塞维茨把战争解释为“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所需暴力的程度和敌人抵抗的程度因争夺的目标而异。但战争的趋势要求，为了把自

己的意志强加在敌人身上，必须解除敌人的武装。

“要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使敌人的处境比按我们的要求作出牺牲更为不利，这种不利至少从表面上看应该不是暂时的，否则，敌人就会等待较有利的时机而不屈服了。……作战一方可能陷入的最不利的处境是完全无力抵抗。因此，如果要以战争行为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那么就必须使敌人或者真正无力抵抗，或者陷入势将无力抵抗的地步。”^①

这就是说，必须打垮敌人，或者势将打垮它。假定即便是有限的局部战争存在这种趋势，也假定在美国后来的战争中从一开始就存在这种直言不讳地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趋势，美国战略家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通常还是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在印第安战争、美国内战以及后来成其为高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战略家们追求的实际上是克劳塞维茨所认为的那种理想型战争和抽象战争的目的：“消灭敌人的军队看来是战争中我们所能追求的全部目的中压倒一切的一个目的。”“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是战争的主要原则，对采取积极行动的一方来说，这是达到目标的直接途径。”

部分地吸取了克劳塞维茨关于两种战争的分类，德国军事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鲁克提出有两种类型的军事战略：一种是寻求打垮敌人军事力量的歼灭战略，一种是消耗、疲惫或蚕食战略，这后一种战略通常为其手段尚不足以允许他谋求直接打垮敌人因此转而借助间接方式的战略家所采用。纵观美国大部分历史，可以看到在美国战略史上，由于美国战争观念所造成的那种趋向，使得大部分美国战略家都属于歼灭战略家之列。

① 引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当初，美国军事资源尚为贫弱时，美国曾出现过有望培育消耗战略家的某种开端，但是随着国家的富裕并把无限制的目标纳入战争，中断了这一发展过程，歼灭战略从此成为具有特色的美国战争方式。

显然，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从而完全打垮敌人是战争中不无奢望的目标。克劳塞维茨说过，要想打垮敌人，必须首先在物质或者精神上具有巨大的对敌优势，要么必须具有巨大的事业进取心和天生的极端的冒险癖。一旦美国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使消灭国家的敌人这一目标值得考虑时，美国战略史的中心课题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以不太高的代价确保美国所期待的完全胜利，过高的代价对发动战争这个计划本身势必是一种嘲弄。然而与任何一部有关现代战争的历史一样，美国战略史的另一个主题无疑是由于种种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剥夺战争决定一切的能力这一日益增长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拿破仑式的战争以后尤其突出。在最近的美国战争中，甚至连获得有限的胜利也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时——迄今这种犹豫不决的趋势有增无已——使用战斗以追求国家的目标似乎越来越不成为一种有理性的可接受的手段。如果在战斗方式中把核武器的因素也增加进去，那么使用战斗对于实现国家目标更加徒劳无益了。然而不幸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仍然要求把使用战斗列入国家战略制定者们的运筹之中。

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为完成本书的写作而提供的研究资助。感谢坦普尔大学妥善安排教学日程，准予我离任休假使得本书的完成成为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再次深切地感谢麦克米兰《美国战争丛书》主编路易斯·莫顿教授给予的鼓励和建设性批评。



第 一 部 分

以有限资源进行战争

(1775—1890)

现在正是全歼英军的天赐良机……

——乔治·华盛顿

一、消耗战略：乔治·华盛顿

在斟酌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我们自身的经验和我们极其干练的欧洲朋友们的忠告，以及敌人所担心的问题，更不能忘记大陆会议宣言所表明我们这一方所进行的战争应当是防御性的。这场战争甚至被人们称之为“一场哨所战”。除非为某种需要所迫，我们应当在一切场合避免全面行动或做任何近乎冒险的事情，这是我们决不应陷进去的。

——乔治·华盛顿^①

华盛顿作为一个将军最为人们熟悉的生动形象或许就是伊曼纽尔·勒茨所作的描述：1776年圣诞节，天寒地冻，他身裹巾毯，渡过特拉华河。不管这个描述在公文中或审美的角度上会引起什么疑虑，它名闻遐迩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它反映了

^① 引自菲茨帕特里克编《华盛顿著作集》1776年9月8日